

乃珊不仅是个好妻子,更是个好女儿。她与潘佐君的母女深情更是有口皆碑。为了祭奠亡母,她曾假座上海国际礼拜堂组织了一场追思会,邀请了母亲生前友好,发动了“圣约翰”一班老友,以高格调的音乐和诗篇精心编织成圣洁的花环,敬献给慈母,我受邀诵读一首暖心小诗,分享了这场情深意切的爱的洗礼。

好作家 好朋友

乃珊热爱生活,尤喜美食,发现一处新目标,无论远近,都会召集大家共同分享。她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是个典型的乐天派、“开心果”,只要有她在,那里就有欢声笑语。有次谈到“腔调”,她说:“明明是个贬义词,旧时大人管教小囡时会讲,‘看依啥个腔调!’,现在勿晓得怎么当褒义词来用,堂而皇之作标题:‘上海腔调’。”为此,她专门写了短文《腔调》,其中写道:“腔调其实是一种品相。”“腔调一词看似重外相,其实还是取决于内涵。”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是同意她的观点的,隐约觉得是当年“海派清口”惹下的祸。

认识乃珊,并非始于她的大部头作品,而是从那些边边角角、豆腐干式的小品文开始的。赞赏她视角独特,文笔优雅,加之阐述起来心平气和,大有老友重逢的亲切感,往往又能以小见大,既富哲理又让人信服。我曾对她说:“我就是你描绘的那种至今仍使用手帕的



■ 程乃珊的小说《蓝屋》就是以这栋房子为蓝本而写的

生命接力

张子影



13.起飞

伤员及时救出后,胡光俊和方庆就忙起来了。那三名矿工经过重新清创后上了夹板固定,情况就稳定了,比较麻烦的是赖元平。他虽然还活着,但却一直处在昏迷中,严重脱水,血压只有40/71,必须马上补液,可赖元平的双手之前已被烧伤,皮肤完全损坏,根本找不到血管,只能在肘部和小腿处寻找静脉进针。这个平时再简单不过的输液工作,现在却难上加难,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关系到这个垂死之人的性命。因为赖元平8天8夜未进食,好不容易找到了血管,却因血管干扁难以进针。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赖元平面色灰白,呼吸细弱,身体冰冷,他们一边输液一边加喂葡萄糖水。胡光俊在检查时发现了赖元平耳后红肿化脓的伤口,及时做了清创处理。考虑到他体温太低,还加盖了棉被保暖。完全插不上手的朱伟峰和刘卫荣等官兵们能够做的,只是焦急地等待直升机来援。

面对这样一个濒危的病人,等待是令人极其焦灼的。这时的胡光俊和方庆,以及营地指挥部的杨杰师长,全都在重复经历着朱伟峰突击小分队在返回途中的焦灼。

“我们一直在小心地观察着,以便及时做出相应处理,可我们毕竟条件有限,你说我们急不急?如果这个伤员在我们手中出了事,我们对不起为了救人差点送命的空降兵战友,更对不起这位历经磨难的矿工兄弟。”胡光俊在采访中这样对我说。

“你知道赖元平说过什么话吗?”胡光俊说。这期间,性命堪忧的赖元平曾经有过短暂的呓语,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快跑。第二句话是:里面有活人。所有在场的人都落了泪。

不管花多大代价,都一定要救活他。所有的人都暗下决心。这句话,也成为所有努力救援赖元平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刘卫荣用“北斗一号”卫星电话再次叫通了师长杨杰,杨杰再次向上级指挥部报告。上

暮春的怀念(下)



■ 严尔纯程乃珊夫妇合影

“老派男人”。”她听后笑道:“蛮好嘛,实用、卫生又环保,还有绅士味道!”她很爱用“味道”这个词。

一次在看了电视台对我的专访后,她无认真地对我说:“不仅是我,我身边的交关(很多)朋友都讲,你年纪越大反而越有味道了!”她说的“味道”,自然无关乎味蕾,而关乎涵养、气质、风度、做派等,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一种韵致,绝非自然生成,而是需要修为才能达到的。我自然听得懂她的含意,她是在勉励我走向成熟,做一个成熟的海派男士。乃珊为人至诚,交友交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可以说,那几年时而上海,时而外地,或茶叙或饭局,谈天说地,文化东西,这种不定期的文化沙龙,解读和弘扬海派文化,已然成为申城一道绚丽的文化景观,这与乃珊等发起人无不关系。

别看她生活中大大咧咧,“马大哈”的样

子,对待写作,那可是一丝不苟。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亮点,看似不经意,其实她是个勤奋的有心人。

记得一次在锦江咖啡厅下午茶,偶尔聊起上世纪50年代我读中学时,曾随同济大学的京剧票友到铜仁路口郭达克设计的那幢“绿房子”,和吴同文的四女儿吴锦琪一起吊嗓的往事,不料她闻后详细询问当年一楼的陈设,什么桌椅,甚至吃什么茶点,什么饮料等细节,并用速记本记下来,我当时心存疑惑,心想《蓝屋》早已问世,莫非她是在为下一部小说或者重写《蓝屋》收集素材?

说起吴锦琪,又引出一个悲伤的话题。这位家境优渥的女大学生,从小养尊处优,由于家教森严,待人接物十分谦和、大气,红扑扑的脸上总漾着笑靥,经常邀友来家“玩票”;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却早早地因胃癌客死他乡!写到此,不由怨起上帝,也许正是为了营造极乐世界的辉煌,才将无数人间“开心果”羽化为快乐精灵簇拥在自己身旁的吧!

声音并不遥远

《远去的声音》是乃珊遗作,也是近期我翻阅得最频繁的一本书。

记得2011年底,最初风闻她罹患白血病的信息,一度以为是讹传,惴惴不安中,数月间在报端屡见其新作,自以为笔耕不辍应是小恙而已,祈祷她遇难呈祥。因此,对2013年4月22日噩耗传来反而觉得有些意外。

不曾想,那段日子正是她用生命在奋笔疾书。据老严讲,在化疗后相对稳定的清醒时刻,正是她用生命与死神争分夺秒鏖战的时光。她是个视写作作为生命的人,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放下手中的笔,手不能写,以口述代笔……居然在近一年时间内写下18万字,这哪里是呕心沥血,简直是泣血之作!最令人动容的是字里行间丝毫察觉不出濒临死亡的悲悯、哀婉,而是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谈他兄长如何淬炼成钢;一如既往地恬淡从容:笑

26.“戏画”人生

听戏看戏琢磨戏,成了颜梅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戏剧人物画也成为他数十年笔墨浸淫的主角之一。

中国的舞台表演方式和独特的绘画艺术意境相通。戏剧表演所包含的那些抽象元素,如马鞭当作马,船桨当作船,一个手势开门关门等,以简代繁,以虚写实,与中国画中的“计白当黑”有异曲同工之妙。梅兰芳先生当年所说的“戏曲画”(又称“戏画”),就是戏曲艺术和国画水墨的有机结合,荟萃了戏曲舞台鲜活的艺术形象和国画的审美情趣,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颜梅华的戏曲人物画,把中国戏曲与中国画的写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笔下,那些人世间悲欢离合的缱绻之情和肝胆照人的英雄气概有着超越剧情的震撼,让人感动。

在创作上,他能准确地捕捉到戏曲人物的眼神与心理,表现出人物的“活态”,以其酣畅的笔墨神韵专递出戏曲的灵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京剧大师周信芳请人拍摄他在《徐策跑城》中的一个身段,但结果都不理想。于是,周信芳邀请颜梅华为他画几张戏曲人物像。颜梅华精准地将人物置于剧情高潮中,通过眼神与动作传递出这出戏的精华所在,极富艺术感染力。周信芳看了十分满意。这幅《徐策跑城》戏曲人物画,后来刊登在《上海电影》1962年1月号上。

京昆大师俞振飞曾请颜梅华以他的形象画幅舞台上的诗人“李白”戏曲人物像。颜梅华因为听戏,看戏,也懂戏,使其对戏曲人物角色和表演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悟。他以戏中的一个瞬间,突出表现戏中人物李白的内在神采,画得入情入戏,令俞振飞爱不释手。后来,他又请颜梅华连画四张,分别送给了言慧珠等戏曲界友人。

颜梅华从京剧表演艺术中努力汲取营养。譬如,盖叫天在舞台上完美漂亮的戏剧造型与身段,让他深受启发。中国戏曲艺术更注重“似奇反正”而不是“以正求正”。所谓“正”就是均衡,有安定感,正与奇的统一,也就是动静结合的道理。颜梅华在创作构图时,充分

颜梅华传

周斌



侃葡挞的前世今生……这该是怀揣一颗何其强大的心脏,方能驾驭意识在思维的经纬线上纵横穿梭啊!?

我们经常以“娇艳”“柔弱”来赞美女性的万般风情,乃珊在临终前的作为,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位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喝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女儿的风骨!上海成就了她的生命和海派文学反哺、捍卫着这座伟大的母亲城!

苏轼在《晁错论》中曰:“古人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古人,今人概莫如是!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大凡艺术大家,其思想高度乃至语境竟会惊人地相似。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晚年曾说:“不拍戏,活着有什么意思?”与乃珊“一天不写作,等于白活!”简直同出一辙,她(他)们都视艺术为生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艺术,生命将变得毫无价值。这种为艺术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乃珊远行转眼已五周年了,关爱她的朋友非但没有忘却她,透过她留下的文字,越发理解、深爱、怀念她。远去的声音,其实并不遥远,天国里的笑声,依稀可以听见;她编织的漫天红霞,随春霖洒落人间,润泽你我,在暮春的四月……

(摘自《上海采风》杂志2018年第2期)



程乃珊遗作《远去的声音》

发挥了古人所讲的“似奇反正”的道理,于变化中求均衡。正因如此,颜梅华尤其注重捕捉戏曲人物的动作与神态,把人物略显夸张的瞬间动作定格,并加以强化与渲染。画面初看似乎有点“险”和“奇”,近看时充满动感,远观时则极富稳定感。通过这样的组合,颜梅华作品中的戏曲人物浑身充满“戏”味,画面效果极具感染力。他创作的《下书》《四进士》《恶虎村》《武松》《挑滑车》《通天犀》等“戏画”作品,令人过目难忘,堪称现代戏剧绘画史上的经典。

一代宗师盖叫天几乎是颜梅华心中的偶像。十多年前,他与程十发先生等赴杭州参加笔会,会后他们还一起专程去拜见盖老故居“燕南旧庐”。只见厅堂上高悬着盖老的名言“活到老”。盖老所创造的“江南活武松”享誉海内外。而盖老为艺术奉献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更是对颜梅华毕生之激励。

颜梅华看过不少盖老的戏,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他腿骨康复后重新登台,参加梨园界救灾演出。盖老热心公益活动,唱的是义务戏。他携儿子翼鹏及王筱芳等,与海上名角麒麟童同台演出京剧《莲花湖》,盖叫天饰演韩秀,周信芳演胜英,盖派麒派同台献艺于上海共舞台。事实上,作为一个以演短打武生为主的演员,盖叫天曾多次在舞台上遇到断臂折腿的事。十五岁时,他在杭州演《花蝴蝶》,就曾不幸折断左臂。1934年,他在演《狮子楼》时又断过右腿,但他忍痛演到落幕。田汉曾有诗赞叹:“断肢折臂寻常事,练出张家百八枪。”

以绘画形式表现盖老的英姿是颜梅华平生所愿。那是个炎热的夏天,他埋首于盖叫天的历史资料中,从报刊文章到照片信函,以及他多年的舞台速写,全都集于一室,为创作做准备。经过酷暑中的三个月,他画了一册盖叫天戏曲人物形象的台历。颜梅华说,盖老那么大年纪,脚断了还在杭州花园里天天练功,追求的是“让观众从每个角度都能获能完整美观之形象”,何等可贵。我不是画他的人,是画他的精神,画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颜梅华用精彩的“戏画”表达了他对戏曲艺术大师们的敬仰之情。